

西康建省談

(續前號)

(參觀十一號
西康全圖)

高 勞

四 各地方之處理

西康各土地。其性質約分三種。一爲土司呼圖克圖之地。二爲前清時賞給藏人之地。三爲野番之地。自設邊務大臣整理邊務以來。土司呼圖克圖之地。次第改流。賞藏之地。先後收回。而野番亦畏威懷德。相率投誠。茲分記概略如下。

巴塘改流 巴塘古白狼國。地方千里。裏塘曲登在其東。江卡三岩在其西。雲南在其南。德格在其北。跨於金沙江之上。有正副兩土司。皆世襲。分管其地。一宣慰。一宣撫。原設一糧員。都司千總各一。並於駐巴八十里之竹巴隴。設外委一員。糧稅由土司徵收。亦納國賦。然所納無多。且由川省給與土餉。除以賦銀相抵外。年尙給銀千餘金。故漢番相處無事。光緒三十年。因墾荒事。戕害駐藏大臣鳳山。遂由川省派兵懲剿。擒誅兩土司。三十二年改流。設巴安縣。三十四年改巴安府。分設鹽井縣三壩廳。各管地面。並設康安道駐巴塘。巴塘南有得榮。北有冷卡石。負固不服。宣統三年春。用兵取之。設得榮委員。而以冷石併歸三壩。

23801

裏塘改流 裏塘昔屬青海。清代仍官其酋長。一宣慰。一宣撫。爲正副土司。分土而治。其地縱橫千餘里。南接雲南之維西廳。

及四川鹽源縣所屬土司之地。北接毛丫曲登。東接明正瞻對。西接巴塘。向設糧員一員。守備把總二員。又於火竹卡博浪工

兩處。設外委二員。巴塘之亂。川兵往攻。裏塘不支烏拉。糧不能運。趙爾豐殺頭人二名。將兩土司管押。糧乃運行。其後正土司殺傷看管之官兵。逃往稻壩貢噶嶺。聚土人爲亂。趙移師攻之。正土司敗逃入藏。稻壩乃平。而鄉城喇嘛仍擁兵抵抗。至三十二年夏。始由官兵攻克改流。設裏化縣。三十四年改裏化廳同知。鄉城設爲定鄉縣。稻壩設爲稻成縣。並於貢噶嶺設縣丞焉。

德格改流 德格在西康之北。印文係德爾格忒。西康諸土司部落。以德格爲最大。東連甘孜瞻對。西連納奪察木多。南連巴塘毛丫。北連西寧俄落。乃金沙江之上游。地方數千里。番人以其地大。有天德格地德格之稱。其土司係宣慰司之職。相傳已四十七代。光緒二十年間。川督鹿傳霖疏請將德格與瞻對一并改流。旋以窒礙不果行。其後已故土司之子多吉僧格。與降白仁青爭爲土司。降白仁青聚黨爲亂。光緒三十四年。趙爾豐率兵勦平之。多吉請將德格改流。情詞懇決。乃給以都司世職。而劃分該地爲五區。中曰德化州。南曰白玉州。北曰登科府。極北曰石渠縣。東區三絨壩察。暫附中區。西區曰同普縣。又

以德格居西康之北。與俄洛色達野番接壤。若野番歸化。又須建設州縣。故於登科府設邊北道一缺。以資監馭焉。

春科高日改流 春科高日兩土司。部落偏小。在德格土司疆域之內。春科百姓不及百戶。土司故絕無嗣。惟妻族一人同藏中派駐春科之堪布。治其民而徵其賦。高日百姓百餘戶。有耕地在登科金沙江之邊。有牧場在雜渠卡鴉龍江之旁。兩土司印信。早為藏中所派堪布奪去。宣統元年四月。趙爾豐督兵過登科。查知其事。乃飭堪布繳印。驅之回藏。疏請改流。春科土司無後免議。高日土司改世襲都司職銜。給與贍地。兩土司部落併歸登科府石渠縣分管。

孔撒麻書改流 孔撒麻書兩土司。在霍耳甘孜地方。距打箭鎮十日程。向設麻書汛千總一員駐甘孜。兩土司地土相連。東為明正。西為德格。南為瞻對。北為東科。又與白利倬倭章谷單東各地。犬牙相錯。麻書土司。早為頭人戕害。無子。由孔撒土司兼襲。光緒三十四年。趙爾豐率兵赴德格。道出甘孜。孔撒土司與其母。聚眾謀抗拒。嗣恐兵力不敵乃止。後事洩畏罪。宣統二年擬逃入藏。趙派兵在途阻獲。三年改流。設甘孜道塢兩委員。

靈葱改流 地在德格疆域之中。人民數百戶。僅數村落。有郎吉嶺村者。在昔施與巴邦寺喇嘛。已經兩代。後世土司欲收回其地。並劫百姓牛馬。彼此爭鬥。宣統元年。巴邦寺控於邊務大臣。判令土司還其牛馬。將該村改流。歸登科府管理。三年

春。民政部議准各省土司改流設官案。復由邊務大臣檄令靈葱土司繳印改流。併歸登科府。

白利改流 白利距甘孜三十里。部落偏小。在孔撒章谷倬倭疆域中。宣統三年夏。與靈葱同時繳印改流。

倬倭改流 倬倭一曰朱窩。自番字之譯音。地界章谷孔撒麻書東科之間。人民百餘戶。光緒二十年間。曾與瞻對同時改流。後瞻對還藏。倬倭亦還土司。宣統三年夏。與靈葱一律改流。將地方分撥章谷甘孜管理。

東科改流 東科內接倬倭。外連色達。宣統三年夏改流。併歸甘孜管理。

章谷改流 地距打箭鎮七日程。與孔撒麻書單東瞻對倬倭白利德格。均有交錯連界處。羅科野番。亦近在肘腋。光緒二十年間。土司故絕。其親戚爭襲土職。瞻對亦欲併奪其地。川督派兵攻之。同瞻對倬倭一并改流。嗣瞻對地還藏。倬倭地還土司。惟章谷土司無嗣。由川省委員管理。三十年。改為鎮霍屯。設屯員一員。隸於打箭鎮。年徵賦銀千餘兩。作屯員及兵丁書役之費。并喇嘛寺口食。三年夏。邊務大臣咨川督撥歸邊務管轄。糧稅照改流土司章程徵收。交錯之地。與甘孜互相劃撥。截長補短。使無參差。

單東改流 單東一曰革什咱。印文則單東革什咱喇刻。與明正瞻對麻書孔撒。交錯連界。瞻對且侵佔其地。宣統三年夏。與靈葱土司一體改流。併歸道塢管理。

魚科改流 魚科土司。乃游牧番人。部落偏小。與單東卓斯毗連。宣統三年。川督及邊務大臣會檄。令與靈慈土司等一體繳印。該土司初則支吾。繼即反抗。經派兵攻勦擊斃。將地改流。歸道場管理。

卓斯改流 卓斯部落。與明正魚科連界。人民數百戶。宣統三年夏檄令繳印。已稟復認繳。議將地方併歸道場辦理。

羅科投誠 羅科、野番也。與章谷魚科膽對相連。部落偏小。分上下羅科。有兩頭人。互相讎殺。宣統二年。控於鎮霍屯委員。冬間復聚眾滋事。拒斃彈壓官兵。三年夏。趙爾豐傳嵩林率兵至瞻對。上羅科來投。下羅科逃匿。閏六月。官兵攻魚科。下羅科復助逆擊官兵。及魚科敗。下羅科乃就撫。遂以上羅科歸鎮霍屯管理。下羅科歸道場管理。

納奪改流 納奪在德格之西。察木多之東。人民數百戶。耕者少而牧者多。宣統三年夏改流。將地併歸同普縣管理。

沈邊冷邊咱里改流 三土司部落相連。東自四川清溪縣之飛越嶺起。西至瓦斯溝迤西交明正土司之界止。計二百里。以接近內地。風俗與漢人同。前清設有都司把總等官。率兵駐守飛越嶺之陰。宣統三年春。始裁撤。鎮定橋向設巡檢一員。隸打箭鎮廳。經管驛站。三年夏收回印信號紙。奏請將鎮定橋巡檢改為縣。尚未實行。

巴底巴旺改流 兩土司俱宣慰司職。其部落與四川懋功廳之屬地相連。距成都近。距巴塘較遠。宣統三年。兩土司因道場委員之勸說。先後將印信送繳。尚未設官。

魚通改流 魚通古地名。打箭鎮一帶。皆稱為魚通。嗣各土司

區分部落。另更地名。惟一小部落之名稱仍舊。有一土司。地居明正咱里之北。宣統三年夏。同明正土司等遵部案改流。將地併歸打箭鎮管理。

明正改流 明正即打箭鎮之土司。打箭鎮即古之旄牛國也。

查西康各土司。如德格巴塘裏塘。皆以地為名稱。而打箭鎮土司。其印文曰。四川長魚通河西宣慰使司印。然不稱為河西土司。而稱為明正土司。川督奏疏。久已如是。而番人則未有稱之為明正者。其土司居於打箭鎮。所管部落。縱橫千餘里。東自咱里土司之界起。西至鴉龍江裏塘土司之界止。南與越雋廳毗連。北與章谷屯接壤。其四隅與各土司連界之處尚多。打箭鎮一隅。天氣寒冷。百穀不生。四面皆山。地方狹小。中有小河。水勢洶洶。商賈沿河結廬而貿易焉。前清設同知一員。屬雅州府管理。轉運西藏糧餉事務。設副將一員及都司千把總外委各官。率兵鎮守其地。蓋漢番通商之埠。出入徵稅之關也。故自打箭鎮西行則曰出關。東行則曰入關。光緒中。改同知為直隸廳。不屬雅州府。三十四年秋。改為康定府。宣統三年夏。援照部定改流案。令明正土司繳印改土歸流。惟尚未議給土司養贍官職及分設州縣。

泰凝改流 泰凝一名泰寧。距打箭鎮三日程。清時設把總一員駐其地。有一喇嘛寺。昔為西藏達賴喇嘛降生之所。故寺歸藏屬。由川年給銀千餘兩。為寺中喇嘛口糧。康雍年間。川督令明正土司撥地數段及土民八十餘戶。為該寺供役。現已及百餘戶。不屬於土司而屬於喇嘛。光緒三十年。開辦金礦。喇嘛率番人梗阻。並殺斃都司。川督派兵剿平之。宣統三年夏。邊務

大臣以諸土司業經改流。乃令藏中駐泰凝之堪布。將從前所領川督執照繳出。改流其地。惟應撥河屬管轄。尚未議定。

俄洛色達投誠。俄洛色達。係野番部落。在德格東科章谷之北。懋功廳之西。其西南與甘肅西寧連界。區域遼闊。不產百穀。森林亦鮮。番人皆游牧。逐水草而居。其附近德格之地者爲俄洛。分上中下。有三頭目。宣統元年。趙爾豐剿降白仁青。用兵於雜渠卡。逼近俄洛邊地。諭該野番投誠。不准劫掠。旋據復稟。承認約束百姓。永不劫掠。二年。經德格葛察寺喇嘛說令投誠。三年乃漸次投石渠縣而納稅。其附近東科之色達。當宣統三年趙爾豐率兵至甘孜時。該野番來投數十戶。趙檄令全體投誠。旋亦承認。經傳嵩林派甘孜委員率兵往查其地。造丁口牲畜冊。自是而色達投誠。俟俄洛全體投誠後。當建治設官焉。

瞻對改流。瞻對距四川打箭爐七日程。東連明正軍東麻書孔撒章谷。南接裏塘毛丫崇禧。西北與德格毗連縱橫數百里。爲鴉龍江之上游。有上瞻中瞻下瞻之分。原有五土司。清之咸豐年間。爲土司工布朗吉一人兼併。同治初。藏人由打箭爐購茶運回。被工布朗結劫掠。藏人怒。要求川藏派兵會攻。時川有石達開之亂。勢難兼顧。迨派員率兵出關。則藏兵已先克攻瞻對。索賠兵費二十萬。以地歸川。適川庫空虛無以應。藏即索取其地。川督爲之奏明。自是瞻對遂歸於藏。藏人派民官一兵官一。率兵鎮撫之。所派之官。均須請駐藏大臣奏明。乃能赴任。惟藏官到瞻暴斂橫徵。百姓苦之。光緒二十年間。遂殺藏官而自立。川督鹿傳霖派兵攻克之。議改流其地。駐藏大臣文海、成都將軍恭壽。與鹿不睦。密會劾鹿。將瞻對仍舊給藏。

三十四年冬。趙爾豐出關赴德格。沿途土司百姓。紛紛呈訴。謂藏官佔奪其地。年索兵費。藏兵復四出騷擾。懇求保護。趙爲之檄飭藏官。藏官不聽。且欲率兵攻趙。趙電政府。擬收回瞻對。政府議從緩。宣統元年二年。趙兩次建議收瞻。政府恐釀交涉。遲疑不決。三年夏。趙調川督。以瞻對屬藏。終非邊地之福。乃偕傳嵩林率兵親入瞻對。逐其官。撫其民。收其地。設瞻對委員。

三巖投誠。三巖野番。居德格之南。江卡之北。貢覺乍丫之東。巴塘之西。跨於金沙江之上。有上巖中巖下巖之分。自東至西。僅二百餘里。自南至北。計四百餘里。無土司頭目管束。各不相下。或數十戶爲一村。或百餘戶爲一村。不相往來。時或互鬥。歲時與漢人不同。與番人亦異。自耕自牧。草場地畝。疆界甚嚴。且以行劫侵毆爲業。清時用兵西藏。均不由三巖捷徑。而繞道由江卡者。亦以三巖地險人強。難於收服故也。昔年乍丫江卡貢覺遭其劫殺。合兵攻之不勝。嗣復出劫大道。光緒二十年間。川督派兵剿之。仍不得利。三十四年。藏人以藏商遭害。率兵進攻。經年不克。該野番勢欲愈熾。宣統二年。劫奪官兵快槍。毆傷官弁。趙爾豐乃派人查考地勢。偵探路徑。而乍丫江卡番人。亦紛紛以遭其荼毒。要求征剿爲言。遂派傳嵩林率兵進攻。分兵五路。搗其巢穴。該野番首尾不能兼顧。詣軍前乞降。全巖肅清。三年春。乃建設流官焉。

江卡貢覺桑昂雜瑜收回。江卡貢覺。係蒙古人。迄今尙存元代制誥。乃蒙文。與藏文異。桑昂雜瑜。係野番投誠者。清初川兵進藏。多取道桑昂。設有台站弁兵。後乃併歸乍丫。雜瑜之

外。尚有野番。野番之外。爲英國屬地。此四部落。地本相連。廣袤千餘里。雲南怒江爲之南。三巖乍丫爲之北。巴塘鹽井爲之東。察木多八宿波密爲之西。清時以之賞藏。僅在江卡設有弁兵。爲進藏驛站計。藏中派官分駐江貢桑。徵其糧賦。宣統元年。川軍入藏。藏官調兵在江卡攔阻。開導之不聽。乃改道德格察木多。並派邊運護送至江達。而江卡藏兵。轉欲乘虛犯巴塘。分兵驅之始散。二年春。趙爾豐請收回其地。政府以詢駐藏大臣聯豫。聯以爲不可。趙乃率兵赴貢覺。傳詢各處頭人百姓。僉以藏官苛虐願改流。乃爲之設官徵收糧稅。三年春。政府覆准照辦。乃分江卡貢覺桑昂雜瑜四區而設官焉。

乍丫察木多改流 乍丫察木多部落毗連。東接德格納奪貢覺。西連八宿洛隆宗。康藏交界之丹達山。亦有察木多甌脫地。乍察合計地多千餘里。係清時賞給兩處呼圖克圖管理。自徵糧賦。不納於國家。但三年一朝貢而已。察木多一名昌都。乍丫察木多均設有兵弁。管理驛站。察木多設有糧員一員。管理轉運駐藏官兵糧餉。宣統元年。駐藏大臣將兩地奏歸邊務大臣管轄。二年夏。邊務大臣趙爾豐飭兩處呼圖克圖改良徵稅。乍丫番人請設官管理詞訟。許之。三年春。設乍丫察木多理事官。嗣傳嵩林代理邊務。飭兩呼圖克圖繳印。因印文係開講黃教。仍發還。但飭理事官清查丁糧。將每年徵入之款。以一半作行政經費。一半給呼圖克圖。而永免其朝貢。

八宿改流 八宿在察木多之西。亦係呼圖克圖管理。與察木多乍丫同。宣統元年冬。趙爾豐駐察木多。八宿僧俗頭人來見。請設流官。已准之。惟尚未設官徵收糧稅也。

類伍齊碩搬多洛隆宗邊壩收回 類伍齊、碩搬多、洛隆宗、邊壩四部落。在察木多八宿以西。丹達山以東。康藏原係丹達山分界。故四部落係屬康地。與藏毗連。清時以之賞給藏人。然爲入藏通衢。故於碩搬多邊壩等處。設有千把外委各官。管理驛站。宣統元年冬。川兵入藏。藏人令四部落番人梗阻。川兵繞道由三十九族而往。趙爾豐則派邊軍直向大道轉戰前進。四部落番人敗潰投誠。且爲邊兵購運糧秣。適屆隆冬。牛馬倒斃甚衆。趙聞而憐之。次年春。派員前往清查。按價賠償。番人悅服。時趙正奏請與藏人在江達劃界。擬俟界定後設治。而駐藏大臣因邊軍收回四部落。即派員駐碩搬多充理事官。然四部落係康地。應由主任邊務者處置之。駐藏大臣之從權派員。非正辦也。

三十九族附 三十九族與西寧相連。原係百餘族。昔屬青海。後併爲七十九族。除撥歸西寧管轄外。以三十九族歸駐藏大臣管理。實則並非藏地也。宣統元年春。邊務大臣趙爾豐駐德格時。三十九族即遣人赴德格來投。是年冬。趙詣察木多。該番復來請歸邊務大臣管理。趙已電奏。惟尚未設官。

波密投誠 波密部落。界於康藏之間。與白馬崗野番毗連。自稱係漢人苗裔。土人相傳。乃從前進藏之兵。因無餉而流落於此。娶番婦生子孫。遂成一部落。宣統元年冬。趙爾豐至察木多。波密人來投。稱前代原係漢人。仍願歸漢。允之而商於駐藏大臣聯豫。聯恐波密改流。藏人疑慮。求外人保護起交涉。以緩辦爲言。二年春。波人以其所產之棉所出之糧所織之布呈驗。以實其確爲漢人之據。并詳述其地之疆域。與白馬崗相連。白馬崗之外有野人。野人之外即英屬地。請早於波設官。

保護人民土地。但不願歸藏等語。趙以聯豫有藏人疑慮之說。諭以靜候辦理。乃聯聞波人樂於就撫。派兵招之降。波人不應。三年春，添兵攻之。不克。乃電乞邊務大臣援助。傳嵩林派兵二千往。會同進攻。遂克波密。并取白馬崗。

按川康疆域。以折多山頂爲界。上列各部落中。其在折多山以東者。均應仍歸川省管轄。如明正土司地方遼闊。其在康地者自宜歸康。而打箭鑪實在川地。故宜由川轄。仍用打箭鑪名稱。而不用康定府。以免與西康混淆。他如鑪定橋。如沈邊冷邊咱里。如巴底巴旺。如魚通。其地域均在折多山之東。亦宜仍歸川屬也。

五 西康宜建設行省之理由

西康西藏。雖同爲中國屬土。然康地向歸川轄。土司承襲世職。由兵部發給號紙。其有不職。歸督撫題參。且有由川省給發土餉者。而土司地方。間亦承納國家糧賦。呼圖克圖之地。雖不納國稅。而三年一朝貢。川省亦或按年給與喇嘛寺口糧。關係較爲密切。與西藏之嚮附達賴。國家但派大員鎮撫管轄者。性質迥乎不同。特以山川險阻。鄙陋在夷。政府遂視爲緩圖。不加整理。然而幅員遼闊。地曠人稀。殖民固大好尾閭。即彼狂榛。不加治理。胡由進化。此就政策而言。宜改建省者一也。西康地方。向以部落爲區劃。與內地異制。而與藏制則不甚相殊。不爲設治。易與藏混。此就規制而言。宜建省者二也。西康屏蔽川滇。外連藏境。清時以江貢桑雜四部落。賞給藏人。膽對亦於同治初年。給藏管理。昧者遂誤以江卡以西爲藏地。藏人因此。亦屢以藏地直抵邛州爲言。冀圖擴充疆界。且波密

白馬崗以外之野番。與英屬接壤。滇邊片馬。殷鑒匪遙。有此二端。亟宜設治建官。以清疆圉。此就地理而言。宜建省者三也。藏人包藏禍心。狡焉思逞。受人煽惑。後患方長。設無顯分之疆界。則藏危康亦不利。此就時勢而言。宜建省者四也。曩時各部自治其地。不易設官。自設邊務大臣後。陸續改土歸流。給藏者既已收回。野番之地。亦皆歸服。倘不規定省制。特設行政機關。則一切措施。難期統一。此就現情而言。宜建省者五也。且也。川藏相距遙遠。藏人如有不庭。川省鞭長莫及。易誤機宜。康地建省。應付較易。且有重兵。足資鎮壓。守康地。扞川圉。援西藏。實一舉而三善備焉。前清光緒三十三年。郵傳部尙書岑春煊。有統籌西北全局。請改邊地爲省之議。旋慮番人頑梗。遂從緩行。宣統三年。全康底定。傳嵩林以該地設有府廳州縣已十餘處。設有委員及理事官者亦十餘處。此外已改流而未設官。及應添設郡縣之處尙多。而邊務大臣非常設之官。亟應及時規畫。改設行省。俾便擴充政治。鞏固邊陲。特於是年閏六月。奏請將邊地建設行省。因邊境係古康地。其地在西。擬名曰西康省。附條陳五款。並請將邊務大臣改爲西康巡撫。邊務收支局改爲度支司。關外學務局改爲提學司。康安道改爲提法司。邊北道改爲民政司。向由川省認解經費之一百萬兩。悉承其舊。以爲康省練兵行政驛站學務之用。適武漢事起。政府未及核議。今者民國成立。康人既乘隙而動。藏人復屢啟兵端。建省之圖。愈不容緩。所願征西軍隊。早奏膚功。席戰勝之餘威。謀建省之偉業。則不特西康一地。得以奠安。且內足以固川滇之屏藩。外足以做藏人之搆貳。其關係實非淺鮮也。